# 藝術不應排他

李若梅

要能兼收並蓄，融匯貫通，才是眞正的藝術家。

認識一位畫家朋友，正是吸取了西洋畫法融入到國畫中而自闢蹊徑，獨創天地，得以飲譽畫壇的。

書畫如此，唱歌也如此。紅線女便是吸收了美聲唱法來改良了紅腔，令歌聲更嘹亮高亢的。粵劇也吸收了不少京劇武打技巧來豐富自己。一切藝術都是美的，即使是屬通俗藝術的流行曲，只要曲寫得好詞填得好歌手演繹得好，也是很美的。所以，抱排他態度的藝術工作者，就會局限了自己的進步空間。

我還未算是藝術工作者，勉強只能說是個藝術愛好者，而我喜愛一切美的藝術——書畫、雕塑、戲劇、舞蹈、音樂、歌唱……而在歌曲方面，可說是無曲不愛，藝術歌曲、中國民歌、外國民歌、粵劇、京劇、崑劇、越劇、黃梅戲、流行曲……都愛聽都愛唱也都想認眞地學習，當然條件是要有足夠的時間。

當然，藝術也講求「專」，必須先專於自己的那門藝術，但在專了之後，卻也應接納其他藝術，才能海納百川，令自己的藝術浩浩蕩蕩。尤其是只當個觀衆，不必求專的話，更不應排他，而應敞開自己的心，試着去欣賞所有美好的事物，就會發覺你的世界和人生豐富很多。

# 滑板的故事

葉輝

話說當年辭工的感覺，就像順着巨鯨光滑的脊背撫摸下去，涼涼的，感到那是一個活的生命，那合該粗糙的肌膚，在水意淋漓裡居然滑不留手，彷彿空蕩無物。沒事，只要感應着牠的呼吸，只要抵銷了觸摸的擦磨，然後就沒事了。畢竟是十四年零三個月了，不完全是捨不得，只是都說「好來好去」，彷彿這個「好」字是潤滑劑，就像巨鯨光滑的脊背那麼滑不留手。

是十四年零三個月了，不是不懂得決絕，只是不懂得怎樣寫一封「無得返轉頭」的信。好在K懂得，替我打了那樣的一封信，了結十四年零三個月的關係。終於辭了工，卻想起另一個鯨背的故事。

有一年做暑期工，是貨倉雜務員，貨倉在工廠大廈的二樓，向街的牆是一道大活門，打開了，放一條長長的滑板，伸到街上，那是貨倉和貨車的貨斗最短的距離，然後把一箱箱的塑膠玩具推到滑板前，扣上繩子，沿滑板滑到貨斗。

雜務員就是搬運工，幹這活，起初還覺新鮮，可搬貨的空間太窄，時間太短，不一會便因密集的重複而沉悶，不到兩個小時便筋疲力竭了。管工說，休息片刻吧。有人扶着繩子，沿滑板滑下去，說要買汽水。心生一念，便走到活門，頭也不回跟着滑了下去，從此再沒有回去了。滑下去的時候，有一種解脫的痛快，那滑板，也是巨鯨光滑的脊背。

# 海嘯下的快樂假期

雲家洛

假期的鬧市，沒有一絲海嘯的跡象，尖沙咀的手袋名店太擠，店外排了長長的掃貨隊伍。買上萬元的手袋，這些顧客總算是豪客吧，但名店不把這些顧客當一回事，冷風中，豪客們乖乖地聽從指示，安分地排隊，人龍中有年輕人、有內地旅客，他們興奮地在寒風中等待，準備快樂地奉獻。店內擠逼如超市，數萬元的手袋，在喧鬧中成交，這叫做「消費的樂趣」，我們這等古老一代，是當今消費時代的遺民，再看一輩子也不會明白。這些名店，普普通通的貨色，冠以「限量版」之名，最少賣一兩萬元。名貴手袋拿在手裡，無論如何也感受不到那種價值數以萬元計的喜悅。在中環出沒的白領一族，有時爲了裝身，難免要買一兩個來顯示身價，以欺騙自己欺騙別人，那是中環價值觀的無奈。然而，身邊有很多小秘書小職員，月入理應不多，但名牌手袋天天新款，她們錢從何來，爲何肯這般花費，又是百思不得其解。辦公室裡的幸福小花說：工作辛苦，在新的一年，買一個漂亮的手袋來逗自己高興，難道不應該嗎？

還記得去年天災橫禍，地震以後哀鴻遍野，倖存者不是家破人亡，就是手腳截肢。大家都感悟到錢財身外物，矢言我們身在福中，要幫助陷於苦難的人。人們的善忘很令人吃驚，我們願意一擲萬金，買名牌手袋，有誰願意同樣一擲萬金，去幫助遠方有需要的人？

# 英文的恩怨情仇

黃子程

在巴富街中學唸書時，中四班有一位同學，一上英文課就自動拿了本書站在課室門外，他就是反叛英文課，反叛那位教英語的老師。

當時我覺得他很英雄，誰夠膽量不唸英文？他夠膽。那位同學後來怎樣，我不清楚，到我會考、入預科、考中大時，他已經不在班中了。同屆的同學，像徐立之、李明逵，爲中文中學學生大放異彩，但誰又會記得那位反叛英文的學生了？但我永遠記得那位姓謝的同學。

那年頭，我的英語僅能通過考試的重重關卡，給老師批評得最中肯的一句就是：Chinese English！不錯，是中式英語，老師教我：不要用中文思想，要用英語來想。我當然做不到，但我所有的朋友做到了，他們在英文中學裡頭一早就浸淫着英文文化，各種不同的學科，包括數學的演算，都用英文、英文是他們學習的媒介，也就是說，英文是他們的思想，用英文想，自然不可能出現Chinese English了。

到今天，我的英文能力仍停留在「中文英語」上而了無寸進，而我的朋友們，腦袋裡卻可以一方面用中文思想另一方面又隨時可以用英文思想：是中英俱佳。

上面懷念起中學時反英語的同學，一方面是懷念他，一方面卻想談談我怎樣學英語。

# 助人助己

葉特生

幫助人最大的好處，在於同時亦幫助了自己。心理專家指出：獻出心力爲別人時，人的心情會提升，對自己滿意度增加，所謂「自我感覺良好」。當人處於如此狀態，無論做事與做人，都有積極意義。常人心態自私自利，專注爲己，不斷困守在一個窄小範圍，道德和心靈沒有寸進。年紀長了，卻得不着智慧，是最大的悲哀。這也是吝於助人的必然結果。一個一生爲己的人，也許聚斂甚豐，心靈卻愈見貧乏。講白一點：除了錢，什麼都沒有。香港人其實很懂助人的好處。每次世界有災情，例必踴躍捐輸，不甘人後。當囊中錢流出去時，整個城市的人心和情緒，反而處於高昂狀態。當然，光靠這些偶爾助人還不夠，還應養成「日行一善」的童子軍性格。聖經說：「施比受更爲有福」，點出了被人忽略的蒙福秘訣。

我們太忙，沒有多餘時間分出去幫助別人。但最少可盤算怎樣可以把自己的錢分點出去，不必光計較着爲自己掙取更多。這是一念之轉，你會發覺天地寬廣，壓力全消，最終袋中的錢也不見得會減少。反而汲汲營利，算盡每文錢時，往往一個大浪，變得一無所有，愈不肯幫助人，計較損失，上天會教導你，錢是抓不住的，不如趁還在手邊時，施捨行善，人會活得特別快樂。金融海嘯之後，但願更多人看到這個哲理：不是趕快去掙回所失的，而是輕看手中剩下的，讓它發揮更大意義。失去外面的財物，賺得心裡富足，才算是聰明人。

# 鬼影幢幢

陶然

搭巴士上山，到達鐵輪溫泉區，在附近亂逛，沿着山路走，忽見一間酒屋，門掩着，日本人下班後吃飯喝酒的地方，看那名字便可猜出：「竹泉居酒屋」。旁邊不知是否美容屋，招牌上豎寫着「久餾美」，不知是店名還是人名？

但走到路口，覺得不對了，向迎面而來的一個揹着背包的中年人打聽，他說正要去那裡，叫我們跟着他走。他說他本是本地人，後來到東京打工打了二十年，幾年前退休回來，沒想到還是習慣這裡的生活，特別是這裡的溫泉。

這一帶溫泉區以「鬼」著稱，抬頭一望，但見不是「地獄」便是「鬼」，例如「鬼石坊主地獄」、「海地獄」、「山地獄」、「鬼山地獄」、「金龍地獄」、「白池地獄」，還有「澀之湯」、「鬼石之湯」等等，大概是因爲所冒出的白煙裊裊，好像是想像中地獄的景象。但並不令人感到恐怖，日本人已經習慣這種文化，而且也布置得很世俗，絕非陰森森的那類。我們來到地獄公園，那裡有一口噴着泉水的藍色湖，我們倚着木欄拍照，在附近舖頭看檔口的中年漢子走了過來，我本以爲他要出聲干涉，不料他指手劃腳嘩啦嘩啦一番，我猜他是想幫我們照相。拍完了，他又拿起哨子吹了一下，叫我們這些遊人集中，看他表演；只見他打着了火機，對着池水一吹，但見那水裡一團火焰冒出，周圍頓時發出一片「嘩」的讚歎聲。那漢子帶着得意的笑容，返回舖頭去了。

# 主婦壓力一樣大

阿濃

如果每天都要捱批，你說壓力大不大？

從買菜起就傷透腦筋，每個家庭成員喜愛不同，每個人最少要有一樣愛吃的，如果沒有就會給面色你看，甚至罷吃，寧願自己煮即食麵或上街吃麥記。

煮的時候有人怕鹹有人嫌淡，有人怕肥有人畏腥。老公經常在外面應酬，早把嘴吃刁了，嫌三嫌四。孩子們早把零食吃飽了，拿起碗來便減飯。一場心機，換來的是無情指責，日日如是，壓力能不大嗎？

別以爲學生讀書有壓力，丈夫在外做事有壓力，家庭主婦在家煮兩餐就沒有什麼壓力。她們的壓力還眞相當大，因爲她們每天都要受考驗，每天都要向家庭成員呈獻她的成績。

飯菜一上桌子，她就得準備聽反應：

「又是這幾味！可不可以煮點新鮮的？」

「飯煮得這麼硬，多放點水嘛！」

「餐餐吃爛飯，少放點水嘛！」

「這韭菜太老了，要吐渣。」

「這種魚又腥又多骨，下次不要買了！」

「牛肉像橡皮，完全嚼不爛。」

# 節約米飯

平達十噸。

單是學校每天便傾倒十噸米飯，可能有點誇張，但以全香港快餐店每天傾倒去的米飯統計，相信會遠遠超過這個數量。就個人所見，快餐店的飯盒也是吃不完的佔多數。

我午餐不時會光顧快餐店，就個人觀察，個體戶經營的小店比較友善，盛飯者很多時會從善如流，顧客要求少盛點都一定答應。我通常是要求他們習慣盛的一半，一聲少飯，會盛我一瓢，剛夠一餐飽肚。如不做聲，通常是盛兩瓢，剩下一半吃不下倒掉。如果全港推行珍惜米飯運動，鼓勵快餐店盛飯以一瓢作標準，而非先由顧客開聲提特別要求，肯定會節省更多。

大型連鎖快餐店可能因控制不易，反而更容易浪費。他們分工太細，落單者沒有機會接觸廚師，飯盒都是流水作業式盛出來，在標準化的作業原則下，很難隨顧客的要求增減。

要改變大型連鎖快餐店的盛飯習慣，除非在程序設計上多下點心思，下單時多設計一項選擇：讓顧客先選大、中或少飯量，才傳給廚房盛飯，當有助減少浪費米飯。

舊日匱乏經濟年代反而無此浪費米飯問題，大家都自幼學習，深明「一粥一飯，當知來處不易」，「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 校園

校園孩子眼

責任編輯：何曉明　逢星期一至五刊出（假期停刊）

## 閩閩新天地

# 除夕夜的眼睛

聖羅撒書院 中四 黃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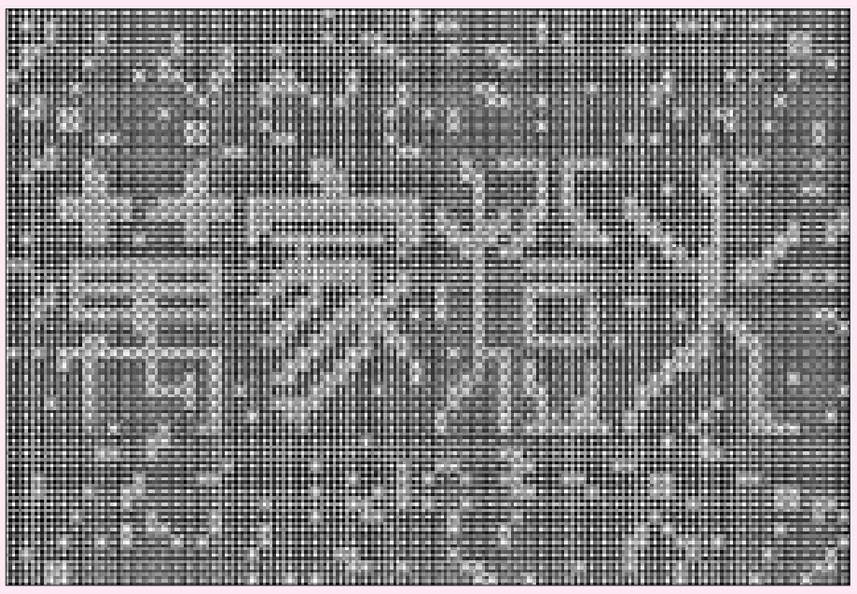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熱鬧的晚上，人群都聚集在尖沙咀海旁這裡。今夜是我第一次跟友人一起外出參與除夕倒數活動，心情就像首次在現場觀看煙花匯演般格外興奮。我們圍坐在地上，一邊吃着零食，一邊漫無目的地談着，不知不覺已到了晚上十一時多。今天吹來的北風像個頑皮的小孩，雖不算凜冽，卻一陣又一陣沒有間斷。可幸的是漫天燈飾，火樹銀花所發出的光芒，除了爲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增添色彩，也給我們添了一絲溫暖。

倒數時刻還沒有來到，海旁的遊人雖然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情緒不算高漲。在這兒準備迎接新一年的，大多和我們一樣是聯群結隊而來的年輕人，大家或拿着照像相機互拍，有的埋頭玩電子遊戲機，有的圍聚聊天；有些情侶在鐘樓之下或在拍岸的浪花前一對一對地卿卿我我。能夠在除夕夜與愛人一起送舊迎新，實在是一種福氣。有些外國遊客喝着啤酒在人群間穿梭，微醺的臉孔在燈飾映照下越發紅潤，好像把興奮喜悅的心情都印在上面了。

當倒數時刻接近的時候，現場氣氛開始熱烈起來。我忽然瞥見人群之外的黑暗中有兩個身影：一位上了年紀的婆婆和一個約六、七歲的小男孩。老人的背已微彎，身體瘦削得像被風一吹就會散似的；那小孩不瘦不胖，臉蛋泛白但卻柔和平靜，他還拉着一個大箱子，箱子裡載了半滿的紙皮、塑膠瓶子和一些鋁罐，並隨着他的一路前行而互相碰撞，發出了輕微的敲擊聲。但這一刻的我，卻有如被一個鼓槌敲着心底。

倒數開始了！人們喊起「十」之時，我也不由得興奮起來。「五、四、三、二、一！」人群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歡呼後，我和友人相擁跳舞，樂極忘形。正當「新年快樂」的祝賀聲此起彼落之時，我眼前彷彿又出現了孑立於歡樂人群之外的老婆婆與小男孩。我的眼光再一次搜索到他們，但我卻沒有勇氣去主動接觸那老婆婆深沉的目光；她的眼睛只緊緊盯着地下，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從人們手裡丟出來的膠瓶或鋁罐。她身旁的小男孩一臉天眞，或許年紀小小的他還未意識到除夕倒數的歡樂可以和自己的生活有些怎樣的聯繫，他的眼睛仍然是那麼純潔地載着一抹清澄；那澄亮的目光映射在我心裡時，卻讓我感覺到比冰雪更冷硬。

我別過頭去。我想讓自己再一次融入歡樂的人群中，然而，這一夜我是怎麼離開那裡的，我已經記不起了，腦海中留下的，只有除夕夜璀璨燈飾中掩映着的兩雙深沉的眼睛。我永遠不會忘記。



**萬家燈火**（平面設計）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印刷及數碼媒體系

廣告包裝及品牌高級文憑課程　三年級　陳偉棠

（香港設計中心主辦「Design Your Sac」香港故事—平面印圖比賽學生組季軍作品）

**陳偉棠：**「『萬家燈火』是一個香港獨有的形容詞。香港地少人多，大廈林立，入夜後萬家燈火，是最能代表香港的標誌。看着萬家燈火，每一盞燈都有着他們自己的故事，而每家每戶的故事，就是編織出我以香港的『萬家燈火』作爲參賽主題的原因。每家每戶都是萬家燈火的主角。」

**評判評語：設計師李永銓：**「喜見參賽者用上各種各樣的生活元素來創作，這些元素都充分反映眞正的香港故事。」

# 新年友誼萬歲

陳珮文

平日看電影，每逢劇情講到主角們在新年前夕（New Year's Eve）倒數，迎接新一年來臨，午夜零時一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唱一首《友誼萬歲》（Auld Lang Syne）。

照字面來看，「Auld Lang Syne」三字不怎像英文；其實它是蘇格蘭方言，直譯爲英文就是「Old Long Since」，即「很久以前」（Long Long ago）。《友誼萬歲》爲十八世紀由蘇格蘭詩人所寫，後來被譜上了旋律，成爲歌曲後廣爲流傳。

有時筆者也會與朋友鬧着玩一起唱唱，但就是記不起歌詞：「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auld lang syne?」（是不是應該把老朋友都忘掉，永遠不記起他們？是不是應該把老朋友，和當年的好時光都忘掉？）

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副歌如此說：「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days of auld lang syne.」（爲了當年，我親愛的，爲了當年的好時光，我們爲了當年的好時光，友善的舉杯慶祝。）

祝願新一年，人人友誼萬歲。

（歌曲系列之八）

# 輪椅籃球

暨南大學 林子慧

作爲一個酷愛籃球的人，鍾情於在球場上左奔右閃跨步上籃如入無人之境的滿足。然而，在那個特殊的環境下，紊亂的心情只被那擱腳板下旋風般不斷轉動的滾動軸牽引。

輪椅籃球運動員的雙腳和行動，貌似緊密依賴着輪椅而無法移動。但是，每當比賽哨聲響起，他們比任何一個四肢健全的人飛得更高、更遠。儘管離不開，但比別人想像中更靈活；儘管躍不起，但心境比任何人都寬廣。他們的動作比一般正常人來得更輕盈靈巧，上籃運球技術更顯得熟練流暢。這些贏得無數人尊敬的人，都是下肢截肢、兒痲或脊椎損傷的輪椅籃球選手。

一邊推動輪椅一邊運球，推動輪椅一兩次便交替運球一次，雙手運用得如幻影般重疊。是籃球摩擦過推動滾輪的手，還是滾輪劃過手上的籃球，急速的節奏已令人分不清來龍去脈。坐在三分線外遙望遠處那個高高在上的框網，順勢推出手中的橙圓，竟是不偏不倚地定格在那圓環之中，再墜落。來不及接受那如雷貫耳的歡呼，又再一次投入那群交疊的銀色輪影裡。

沒有防備的瞬間，有一位選手連帶着輪椅倒地，只見他兩手熟練地反壓地面，猛地鼓氣側身撐起輪椅，靠自己的力量扶直輪椅，繼續向着對手衝鋒陷陣。這一刻，我的眼淚不禁在眼眶中打轉，心中有種說不出的酸痛。那種無形的力量，狠狠直擊着脆弱而悲觀的心房。在他面前，自己就渺小得像一條對現實生活自怨自艾的可憐蟲。

感謝德國醫生路德文・加特曼。一九四六年，他將脊椎損傷治療輪椅馬球改良爲輪椅籃球，幫助二戰受傷士兵身心逐步康復，開創了輪椅籃球的先河。有鑒於此，從一九六〇年首屆羅馬殘奧會至今，輪椅籃球一直深受觀衆青睞，電視台轉播率也極高。

比賽結束了。沒有想到的是，第一次觀輪椅籃球賽的我竟有如此深刻的感動。

## 書海遊蹤

元　和

# 《觀塘風物志》

說到觀塘這個地方，不少人會聯想到盛極一時的工廠區，聯想到人煙密集的裕民坊。其實，觀塘區包括了觀塘、藍田、秀茂坪、牛頭角、魔鬼山、茶果嶺，以及鯉魚門一帶的地方。

南宋時，觀塘已是由官方經營的主要鹽場，即「官富場」；觀塘的舊稱「官塘」，就是由「官富場」的名字演變而來。十九世紀時，觀塘又變身成爲石礦場，爲當時興建的多座政府建築物提供石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觀塘是香港重要的防守陣地，政府在魔鬼山設置了炮台碉堡，主要負責防衛九龍和港島東部。戰後，觀塘逐漸成爲大型的工業區，加上政府在觀塘先後興建了多個公共屋邨，吸納了大批移民，從此令觀塘逐步發展成爲一個多元融和的社區。

觀塘區議會出版的《觀塘風物志》，詳細介紹了觀塘的歷史發展、古蹟掌故、風俗節慶以及多個歷史悠久的民間組織；也訪問了一批觀塘老街坊，包括區議會前主席、區議員、學校校長、潮州氏族代表、原居民等等，由他們去帶領讀者一同見證觀塘的變遷。

**書名：《觀塘風物志》（非賣品）**
**作者：梁炳華博士**
**出版：觀塘區議會**
**日期：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 活着就是幸福

耀中國際學校 第七班 陳添樂

我舅母名叫李淑儀，她在一家建築安全公司擔任董事，還是一位業餘瑜伽導師，她是一位事業型女性，也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她的兩個兒子和我在同一所學校上學。每逢星期六上午，當我上完鋼琴課以後，接着便是她的孩子上課。所以，這個時候我媽媽就會坐在花園裡一邊等候一邊看書，而舅母卻會帶我去附近的商場一起逛街，一起試吃超級市場推廣的食品。

舅母很美麗，眼睛大大的，頭髮長長的，她沒有戴眼鏡，所以能很清楚地看到她那長長的眼睫毛，顯得她更加美。她的性格非常和藹可親，非常樂觀，很少看見她跟別人爭執。有一次我下課後，她帶我去超級市場試吃，試過一次之後她說要折回去再試幾次，連那職員也認得我們了，但她卻從不理會人家的指指點點。我覺得她很懂得怎樣開心做人，自得其樂。

遺憾的是，三年前，舅母心臟病突發，因爲延緩了送院救治，導致腦部缺氧。所以，她失憶了，不記得以往的一切。眞可惜。

現在，舅母只顧着吃東西、睡覺和看電視，身體長得非常肥胖，而且臉上神情呆滯，已經不再是以前我那個美麗的舅母了。唉！

舅母的性格有了很大轉變，以前她非常緊張兩個兒子的學業成績，現在卻愛理不理，對他們的起居生活也不聞不問；對我也非常冷漠。唯一不變的，就是跟以前一樣饒嘴。不過，她再不會帶我去試吃了，也不再跟我玩，令我感到非常失落。幸慶的是，我看着她的兩個兒子仍然可以快樂地生活着，這令我體會到，雖然人生無常，但能活着就是最幸福的。